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

理署書牘

上

按院張見平

按院汪石蓮

藩司董定所

二

巡道朱寰同

三

三

四 山水定回一

巡道陸景鄴一

二 山水定回一

三 山水定回一

四 山水定回一

五 山水定回一

六 山水定回一

鹽法道

驛傳道

學道魏

附請鹿洞遺才作文

袁九滌太府

府屬各縣令

建昌令羅化城一

二

三 山水定回一

安義令陳一

二

三

四

理署書牘下

丘毛伯

又

鄒泗山

舒碣石一

二

徐明衡

黃陽平

魏廓園

同年某

方仁植

張忝生

魏仲雪一

二

蕭伯玉

張誰譽

吳巒穉業師一

二

憨山釋一

二

門人傅惕菴

門人張憲卿

門人畢叔美

門人饒得渭

門人但夢倩

門人廉敬侯一

二

門人丁潤生

蔡季來母舅

繆采星一

二

三

貢悅茲一

二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終

落落齋遺集卷八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理署書牘

上

上按院張見平

伏承台諭收武勇以雪國耻業傳示袁知府着

意采擇乃浹月以來募兵之令寂無應者里巷

之間已有畏心近齊集四縣之兵屢行簡練之

法疲者望寒風而色削壯者舉塊石而氣消甚
有力尚可勝勉作柔怯選入前茅叩首乞免此
特以撫院選充家丁爲名猶畏避若是况望其
褻革遼陽哉乃知西江好氣不過私鬪是勇而
兵事久廢真苦羸弱難扶今欲作其敵凱之氣
生其棄土之心必有格外招徠人情斯奮若以
尋嘗安家行糧爲餌未足酬其一歲耕傭之獲
以區區挑選兵壯爲事安能奪其室家婦子之

思竊以爲人情所愛者利所畏者法法驅之於
後則走險何擇利誘之於前將走歟如驚今都
建之民慵工於浮梁之景德鎮賣藝於揚州南
京之間者往往而是誠使賞格旣設有力能舉
百鈞者賞若干技能中九矢者賞若干仍另給
以安家行糧徙木示信散金酬歿此厚賞以來
之一說也都昌賊風素熾嘯聚成羣召提宿盜
名不勝書捕盜之牒騷遍於野此屬改過無繇

收之有用使示之信令除其前犯苟非殺人強劫其餘槩置不問有願赴募者一體立賞仍給以免罪木簞進者有利而退無家則驅之就死也易在做虞詡三科募士之意而行之此赦過以誘之一說也朕使人各就募何人率領散之既渙不相屬合之又食宿無方必先設將領揚旗四出更預備資糧使兵至如歸庶幾有的可赴無令觀望不前乃今之堪將者何人非職之

所知也至稅事更新奉行德意兩府一體有餘不足皆公家物也豈宜以虧盈之數上煩清慮哉竊謂剗心滌腸絲毫必報不妨各隨所入仰聽上臺劑衡果其有餘何所秘惜萬一不足寧有私藏如慮稅官不肖之心則在稽核之嚴非成法可束近聞九江額已漸登至北風一猛則炤票之外投稅聞朕無人總計秋來收數額若中分斯有微溢倘四六爲額則不足之嘆又在

南康矣惟是尺式異同寬嚴互見而寬在功令
南康初不任德嚴在鈔關九江亦不任怨鈔關
先定丈尺九江不費一辭其實鈔關以意爲尺
無式可據非得本道酌量短長另設二尺分發
兩府則法令不一人心莫信每念鈔關所批去
今尺太遠執其兩端斯平等法耳秋季已終孰
多孰少老大人提衡彼此微示衷益故不敢以
一隅之見孤老大人爲商足國之心也

上按院汪石蓮

某遲於趨事方屏息以聽斧鉞乃老大人天覆
春生栽培轉篤竊念下士遭際知己古亦有之
未有一見而沐國士之遇如某者也行取疏截
自歲終某俸少十日遂落格外然得以一官少
効奔走補劓蓋愆庶幾有日顧局局愚昧無可
陳說惟是巡道遷行地方失所依賴敢以臆陳
九江爲吳楚咽喉從古戰爭之地蜀變方迫江

流不寧瑞昌興國間柯陳結梗伏莽嘯聚更兼
鄱湖浩渺隱憂方大幸本道大剗孱偷之兵一
新選募之令鼓舞訓練水陸俱精遠聘教師捐
俸製造火器開局方始忽焉中輟當今人喜因
循緩視兵革計本道一行練成之兵解體偷惰
器械火藥悉化飛塵長江要衝誰爲砥柱况閩
廣兵來無人彈壓而閩兵屯留饒州約束之令
不嚴驕子之奉已甚奪財鬪娼大可寒心老人

人俯念地方之重疏請加銜保留實爲無窮之
利至於察吏詰盜力振廢弛送舊迎新恐滋騷
費此又從來久任之說所必當見之施行者老
大人已洞燭之無俟多贅矣

上藩司董定所其風與俗去十餘年而
湖關厲政特厯至仁念動斯春法窮則變台臺
以停稅之苦心行撤關之妙法分府投票立票
繳查商旣得洗其苛官亦可滌其垢職碌碌坐

觀有負清問惟是立法之初袁知府苦以見委
思維再四實慮負托才力兩窮適荒司刑之職
稅璫餘氣頗非志士之心夫議委一年爲期而
刑名查盤勢須自還其局况治法千條俱備僅
持籌應付而亦莫效其奇竊意委而不可以久
不如使職別任地方之事易匍舘來就輕車之
駕也台臺方加惠商民職宜効奔走而敢爲此
苦瀆者知台臺素憐職久切栽培則出之疑怨
之外以全其孤拙之名度亦台臺所許可耳

又

向奉鈞諭已具稟恭候台裁未審已有定議否
近代庖府事以積案填委錢糧催督苦莫之應
僅了得安義京庫其各祿尚在嚴提度可完報
所奉助餉欸目特持穀價借支先解本府貧瘠
特甚蒙老大人議免半糶不啻肉其枯骨惟是
抵谷銀先詳包撫臺亦准解三分恐不能如半

解之例以此乞天覆之恩蓋邇來水災沓至憂
在目前此三百金到部僅供鼠蠹留府儘可救
饑萬乞俯賜詳免其補解又錢法通行民生
樂便前所發五十萬袁知府悉已給散兵糧各
縣毫未解補不得已亦借庫銀先解倘有錢發
下則亦衆心之所樂從也

上巡道朱寰同

稅虐一蘇不惟遠商歌誦至德而星渚貧黎感

咏涸轍之澤又自無窮也職最拙劣局局不展
蒙台臺提引若以立法之初職能稍體德意以
布之故勤勤任使職敢辭勞役仰孤鴻造特以
居疑怨之地恐來投抒之危今台臺旣許早晚
則感戢無涯今亦未敢遽溷台聽也昨已具稟
所能自效者寬商之手不能自必者湖口之越
關與稅額之不虧夫爲防奸計勢不免多設巡
欄等役而多人則多弊故寧使有越關不使有

冗役僅四名巡欄困守湖岸但懸賞格有越關者罰稅一倍以賞有功人役別慮商人領票徑行意欲差人押之入城此一人恐不免需索今袁知府議於下水岸上收籌此法固佳朕今之空船人載及微貨免稅者皆即刻放免徑行並無他票中途亦無人欄阻可謂直截簡便不知何以爲兩妥之法也憲票有丈尺已填旋復告改減少至有併其姓名而易之者率皆貨少難

拘丈尺或當全免故塗易頗多悉職親手親發其查量船隻悉職親至河下間抽一船驗之絕不落他人手目第汗抹憲票有不恭之罰耳稅額計四日頗爲有餘而就中木簾居三之一使無簾不免有虧今北風大作所虧又未可知也

仰承委任已於初七日開關恪守憲規祇令商人自報絕未查量一船權其所入可足一日之

額但船雖大小不同亦滿淺各別量於丈尺之間爲裁減之法通融酌量總以奉行惠政其事之瑣屑煩雜日無暇晷幸銀不經目差可自白至剔弊察奸才所素拙每差一役籌躇再四輒復中止即議設巡欄僅用其半蓋寧使商人稍有脫漏斯台臺所云以不撤而撤之心行之也惟是收銀兼用館吏私慮以爲可裁夫納銀在府堂堂正正無嫌可避管稅居積垢之餘須斬斷根苗庶幾清楚若仍挿一人值櫃畢竟經渭難分此非獨自求脫白亦爲後人免詢具文上懇乞賜施行又竹木憲票計根論稅職細思商人論根之法乘積加除須精心熟于算法者方可無訛稅事煩冗恐滋多寡之弊竊與袁知府酌議不若以長濶深積計論文收銀較爲簡便職以此法爲饒河諸商親算數番較其歲額視饒河尚輕視湖關不啻二十取一也台臺所頒

丈式以量船則極寬以量簞稅爲小職曲體商
人之意十丈止判其八一簞之稅不踰五兩小
者二兩耳如是而台臺惠商之澤無窮矣謹具
約法呈覽各役工食若巡欄水手登簿書役尤
不可緩否則向爲大利今不免太苦因台臺已
念及故併昌瀆容另詳以請

三

前袁知府傳示台諭仰窺台臺爲商爲國至意

無窮而稅額虧盈調停于兩府之間則四六分
初無不可蓋向之所爭者官入私囊今絲絲登
報有餘者原非私物不足者豈能取盈若一時
有餘而守爲成額倘後有不足則點金之嘆又
將在南康矣如其有餘而必曰此之所收不以
補彼之所缺雖甚不肖不至此矧提衡損益總
在台臺又非下之可以臆逞也竊謂額可無設
也如慮額不足不免以有餘爲私營是又在稽

揆之嚴初不在文法之內惟尺式至寬按臺欲
做鈔關狀鈔關特以意爲尺初無可據似不若
從前詳所請台臺酌量短長另置二尺頒行兩
府則人心自一寬嚴兩忘其規則出入統祈早
賜裁定至木簿憲票明云論根及炤地稅票今
皆論文尺除饒商之外無稅票可炤即饒票又
與今票多寡不同非乞台臺稍易票式不可近
者奸商神棍又於南部堂動加稅之呈其說以

湖關登報無幾今登報甚多叅對官簿加稅顯
然此言直可供台臺一笑亦見奸計無窮人心
至險使所行之法與所刻之票異是悖違功令
職等任之罰矣至總計三月稅銀未盈五千八
百而竹木盡在其中則南康未見有餘未卜後
日若何也職唇血已枯爪期已及建昌令蒞任
在五日間統希台臺早賜詳委卑職幸甚

稅事瑣屑季中不敢零星瀆報謹彙一冊仰備
稽察伏念職祇奉憲法矢慎矢公尺式雖寬不
敢違功令以取罪錙銖必較亦不敢損正額以
媚商凡漏網窮追炤批停格焦唇穿目賈怨已
多特于空船搭載數難取盈間有半科良非獲
已至額數一聽上裁本非量出爲入而九江有
鈔關可做原屬初議所頒此奉行之大較也幸
本府冬季頗浮于秋六分之額似亦可辨統維

電察

上巡道陸景鄰

久違訓迪深切瞻戀昨奉批答龔贖一開第識
疎才弱碌碌簿書聊托帖括以文其拙乃沐溫
言褒獎不勝悚愧台臺文章山斗炤臨斯地諸
士承風丕變况江州士尤親炙最切者乎至台
示習尚刁獷事體痿痺二語洞見垣脈霜風一
肅吏民敢不革面即有真偽雜揉捕巡縱枉以

入日月之炤毫髮安能遁形惟是此中惡習輒以人命爲奇貨都昌往時乘風鼓煽百十爲羣而告詞之不情則有杯酒諄言直架瞞天之誑者旣不勝其反坐遂爾習爲故嘗訟師刁民唾手風波其間亦有愚魯無知爲代書所悞只求狀准後悔無及倘就九江城中考定代書之人明示其值責令從實填寫禁絕浮套刁字如原告反坐至徒以上者提代書人并責可也又三

府交界每每冒籍或乞明示承問各官如遇冒稱告批者即申明改併如冒批衙門未及改者其原籍府縣衙門經申本道請案不得避事推諉又有原被告彼此各府如都昌鄱陽湖口尤多彼此關提互相秦越久稽憲案率此之繇使原被告各有告詞者或示命以奉到先後或府縣上下爲序立限申併不得留延似亦可清案牘也他有地方積弊曾條列通解兩臺度必仰備

落落齋遺集卷八
參覆成案見存不敢復說狀以條陳塞責正俗
吏鴛虛飾陋之套且所言鄙淺尤不足入台臺
之鑒因明問下及不敢不强索一二以獻肺肝
惟台臺赦其愚妄昨聞台臺克詰戎兵綢繆未
雨江山生色先聲遠震本府水陸營精兵雖止
陸百餘人袁知府遠聘教師製造戰船火器三
六九操練賞罰嚴信職亦代庖軍務與分督率
營伍氣色似有可觀如許附入衛軍操演一番

則台臺指顧之下鼓舞振揚將辟壘旌旗煥狀
一新候有示期乃敢解赴標下文茸奉命謹呈
十部

二

職謫劣無似于吏治正如矮人觀場再捧台示
直令毛骨悚然通身汗下凡此中水底蠹穴血
海冤啼一一洞入明鏡職三年尸素即盜情出
入不敢不交覆忝詳所翻剔成獄亦復不少未

免以縱賊見疑蓋台示所云有小偷遠方遊食
諸類受網織者比比皆狀此有司捕役之過乃
若強竊混雜病在失主好爲張皇動列金銀數
百至有疎宗插入居爲奇貨備追賊之名施嚇
騙之計者竊意強竊之分須審地方保長今強
案纍纍並不一問保甲即查究失事人役輒成
虛套自後告狀如止竊也姑從其便如其強也
必明立保長某人地方鄰佑某人公同赴告否
則不准該縣即立治其失事之罰另招申報以
免牽延則失主不能飾竊爲強而諸人亦不至
于牽累之久是亦一說也至獲賊之日立刻追
贓贓有一真即可正法不必按單窮搜以滋板
擾若夫隔別叅互禁絕嚇詐自在奉行之吏非
法所能盡要台臺霜清日白電劈風行吏亦何
敢仍守故習以仰負德意乎職代庖捕務督行
保甲親試之府城中者向有一二條款成案見

在臺端惟是時時查警行一年不聞市民被一
小偷倘亦兆之可行而不能必四方之同心也
明問下及肝膽畢剖瑣屑無奇統惟炤察亦
三
伏承憲諭敢不一一仰體各兵較閱若蒙節鉞
一臨士氣百倍今且先以台旨鼓舞之矣夫役
議已于前月二十九入遞稽遲若此亦積玩之
一徵也台示以補兵而前詳抵加派蓋緣星子

包募牢不可破縉紳士民俱謂奪其喉中之食
譁狀欲爭及見抵派之議仍在彼土救饑始各
結舌適建昌欲爭其半爲設腰站之需狀諛縣
雖云衝煩遽難奪此與彼且旣設腰站則南新
協濟原額儘寬矧有裁革蘆潭弓兵餉額可以
添補今裁冗夫以寬民力及留爲本府修城募
兵之用猶愈於原從走差中花銷此有用之金
錢也伏候明示可否允行官詳奉命摘補賚捧

大計似不相遠今先求塞白止得司庾一人舊
例原無多索此外惟都昌廖尉稍有可議尚欲
留備大計取盈統希裁示
恭承台諭案無留牘即是救時良藥卑職業佩
爲韋絃刻刻提醒不敢有負訓迪但本府積案
儘自不少一月停閣血脉中斷方催督復起終
無如各屬之痿痺已久何也營卒聞訛欲散前

此偶狀而亦止一二造言生事之人及懦鈍無
用之卒耳久已訛息心安操演如故前職已細
閱練一番邇雖天災歇操三六九分班試之小
教場實不敢頓隳前功也發教師訓督各兵半
多捱懶正嚴爲分班督查因憲限解驗遂暫聽
其歸至於月餉賞格悉在營率之上職固客禮
之即各兵亦未敢薄待也安義奸人結夥之詳
先未之見奉命後即差役以一字馳往訊之據

落落齋遺集 卷八
諛縣答云原在申詳宋元二十拒捕繇中及細查原繇亦未明悉不過深明賊黨之宜撲滅似非別有所據也以此往還詢問報命稍遲伏惟恕其延緩之罪昨有夫役一議芻蕘之見未審足備采擇否朕水路之斷不用夫則非謾語統希裁斷

五

謹啓粵兵賞格撫按云過省之賞出于本院不

屬南昌諛府但炤吉安例行之及昨詢吉宦之過康者云吉安賞格甚重每名米四升魚肉各一片每十名酒一罈如此則貧乏南康萬萬不能如例須乞台示斟酌昨已發人至臨江訪之矣又計事將竣將有議調賢能邑令之疏安令長才短馭定宜別展驥足朕安義久成錮疾疢灸方甦既有易人廢事之慮否則建昌亦康郡中巖邑也近而調之在彼猶此此職爲一隅私

計夏知府亦以爲朕敢先以爲懇至安令之意
揣摹建昌一二人情有憚其整頓積弊恐不相
安者此又一人之情不敢不并上聞以備采擇
者也

六

承命都之黠賊猖狂已甚朕如官兵擒圍之說
誠爲未妥台臺明見幽隱計屬萬全職不勝心
折竊計二捕之情縱與畏兼有之懼以窩法彼

必効力而私意善獲之法不若姑以好語安其
賊黨之心使之自來投網即前日王永道之自
來原因職監程昌九彼遂欣朕赴愬今旣明示
強盜死條二盜自朕挺而走險頃職提出王永
道但明庚諭之云前番審時見汝等尚有生路
如永昂兄弟何不教他出來求明二犯云此事
實未做强盜肯炤前審救拔永昂兄弟自朕來
投見此言確是實情但案已成矣復不在職之

手是強是竊不知果有疑情否誘之爽信亦有
未安所發憲牌即藏之篋中尚未轉行亦別無
知者如一行則賊黨立刻聞信小捉則拒大捉
則走縣中爲賊耳目者多故也

上鹽法道

謹啓南康雖僻寂村墟狀君子小人食鹽之利
者猶是嗷嗷之地向蒙撥派引鹽奸商囤戶每
借口波濤之險赴省告改惟有零星小販以致

鹽價騰涌民苦淡食引額不足反礙考成夫開
舖發賣何關湖水之波疆域各分詎容規避之
巧今使囤戶居爲奇貨而官民受其兩傷爭之
袁知府尚無畫一之令仰惟台臺必洞鑒斯弊
不俟贅陳伏乞憲禁自今坐撥南康商鹽不得
托故告改別府則貧民飲雨露之施下吏亦易
以仰尊功令矣

上驛傳道

向承台臺破格款晏骨醉心銘而仰辱訓迪之
惓惓尤非愚拙之所敢與也職代庖府事纔及
數日夏知府到任在即喜得卸肩乃仰體台臺
風霜雨露之用苟可省一分民力者竊有星子
夫役一議其源委具在詳中但恐變法爲難有
厯軫念而此中舟楫上下一夫無所用之此三
尺童子所共知也如謂折乾之名過客不受則
從來水手折價原自通行今亦爲折幫水手之
名無傷于義况此中過客無非折乾以去又萬
耳萬目所共覩聞也此外別無他慮昨已細詢
之鄉紳士民莫不謂其可行而各夫專走旱差
饒有餘力求免折乾繫頸之苦亦各樂于從命
惟一二包占富家意稍不快將亦有以處此恭
遇台臺興利除害千載一時若不趁此憲令風
行之日甦此一方之民實爲可惜故敢仰求
力毅狀主持轉詳判示倘需再議便落緩局所

謂斷乃成者非台臺固不敢望也至以節省之
餘半抵加派庶使貧民戴如天之德且使此中
包占之家無辭執爭前建昌蒙允腰牌之議倘
其事獲成則該縣原額夫數撥出儘自有餘又
有裁革弓兵工食可湊不須爭此協濟之數故
今議抵加派之外仍虛懸二百餘金以俟台臺
酌處統惟鑒察立賜施行

上學道魏

向承台臺委任不敢以荒昧爲辭簿書紛擾神
昏目盲恐去取乖方夜光按劍狀每于擊節之
餘如御風而行不知身在炎室中也揣摹佳處
率屬前流益嘆月炤鑑空羣材鼓舞洗滌其往
時腐爛之習而沃之清冷之淵江右文風從茲
丕變矣數之多寡與發下舊額在出入間蓋苛
索全瑜以一當百青錢萬選正不在多而批語
疎澁卑職從來所短無能點染淋漓伏候台臺

衡量而裒益之茲更有懇者府屬遺才鱗集就
試憲限甚少相對無色邇來府學及建安兩學
文光蔚起多士蒸蒸安義樊令爲諸生申請加
額幾數千言竊惟南康僻瘠往時上臺率以夜
郎視之今幸台臺大破嘗格一爲吐氣自此府
屬諸生將得與大國爭雄長不乘此機求廣必
使士氣汶頽且歲值龍飛舉額已廣則每學
量加科舉亦例之所宜也伏冀俯俞乃敢具文

申請其遺才取數亦將稱寬以爲之地統與格
外隆施下吏邀榮多矣乞恩無厭可勝惶悚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爲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變有期懇乞炤例廣
額以弘作人事竊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尚止友
麋鹿之羣興于紫陽遂廣開桃李之化故宮墻
特峻廟貌是虔教著洞規名垂國學歷稽昭代
文宗若邵二泉李崆峒諸先生嘉與修明借光

俎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遺才猶有專收前道
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爲五雖云分附
各學特典實垂不刊爾時洞士尚驚其名也及
本府袁知府再闢荆蓁條畫經制先申聘南昌
舒宦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即未聞
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
之吻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於山齋丹
鉛晝磨其鐵硯於是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
方接踵夫青衿滿眼幾人寒谷長哦書院紛門
何地羣材受範三年之取舍固自同途一日之
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鷺書院科舉四十二
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在遠方
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多孤飛無
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憐才念熱隻
字爲之三思握鑑永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
中英俊旣已羣入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

之司契而遺珠可拾竊嘆舊額之太慳例亦何
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復起必盛典之弘開伏
乞俯將鹿洞遺才炤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
額爲拾名則賢關大闢不過斟酌調劑之權而
化雨弘施亦生宮墻鐘鼓之色矣

與袁九滌太府

即欲叩謝臨之辱念日之方中在公小暇未敢
遽爾唐突姑遲之於薄暮而先以數行陳其愚

夫行法之初義當効力任使之下亦有餘榮反
覆思維不便者五商人視聽方新規條初布非
有精敏之才不能推行仁術而拙于夢夢端委
未悉奉行無策所負德意不小一也三廳之中
敝廳叅駁獨多大獄每叅末議專心料理尚苦
拙遲倘一日兩番往來湖上日不暇給妨廢實
多二也昔人云若我輩則亦不肯爲三司條例
使司此猶宰相之屬官而羞之若是今以身承

貂璫之下風勢須與之周旋丈夫之所短氣三也朱象老苦心刻勵且致流言覽其辨揭辭危情苦不肖悠悠自放安能免此四也向者人勝法反竄首以避今者法勝人始奮袂之先撫心自思轉益之媿五也按臺不云乎府正以監制之自不至於恣肆此語豈有專屬道尊不云乎有移署建昌之一着斯固明予以辭之路矣且又有可以爲說者法必信始不容二三今纔委

官一年而先以勢必不能一年者應之則法不信矣台臺寬不肖之力全不肖之拙使得從台臺之後補其職業而擴其旁觀之見識于稅事不無關切又不特爲不肖息黥補劓已也此肝膈之要伏惟鑒察

與府屬各縣令

按臺臨郡決在望後矣而各冊未備查敝廳舊例先十日送冊即星夜叅酌尚苦拙遲矧茫無

措手處乎抄謄故紙不煩心手之勞幸嚴督書
役刻期見報南山之案固可徐徐毋相擔閣也
學道咨取優劣本以憐才心行激勸今優者取
信於學霸之偏呈而劣者率出於老博之開報
毋論一紙敗人功名毋容草草即虛張德行祇
是一富家翁亦何有焉至於巡歷訪犯正欲從
門以內搜之固知神君之庭必無狐鼠或有已
經斥逐未盡厥辜彌縫有日肺肝初露者法行
自近乃見賢使君風裁若徒就通家之口羅織
賣菜傭吾輩何忍意平日案牘猾胥訟棍穢行
劣生門下留心久矣幸速密示

與建昌令羅化城

特啓訪犯一事向承來命業已置之固未敢循
舊格求多於仁讓之里以拂仁人不忍之心也
今太翁受命而出當事者甚以爲督蓋狐狸必
問自今伊始不欲竟破此額且事之輕重在門

下手從中斟酌原多寬政而以美意冒陛下之
嫌亦宜深思熟計之也

二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僕謂人之聽之則小
人之詛乃爲君子之作佛事耳大雅高懷談笑
遣之歎服無已詛以爲畏訟以爲德相去無幾
此可與知道者言報最伊邇聞此欣狀僕亦
從足下之後而此番完缺憂心殷殷來教所云

名之不得者則無一善狀之轉語也愛我者乃

謬爾推獎耶徇役之頑已成錮疾彼此交相警

無他難者獨以積逋如許近例方嚴足下得毋

慮妨考乎太翁誓不發虛批即意無所指而嚴

徵速解朝督暮催似亦足下急務不敢不効忠

告

遼左破壞誠吾輩聞雞起舞之時一切綢繆牖

戶之計都宜着意但聞有倡爲招兵之說而奸猾里胥沿門索詐鄉愚無知聞遼夷而膽碎故奸人得乘間恐嚇且近有道尊募勇敢之示因煽惑益甚夫募者聽其自報非強之也今建昌各鄉紛紛擾擾昨有該縣一匠役在府得工銀四錢歸而爲里長詐去買其免報而鄉間之騷擾則縉紳具道之矣門下曾聞之乎幸速出示禁止仍密訪奸猾重加懲創以安人心此急著

萬不可緩旦夕也恃愛密告希留意

答安義令陳

承諭四難具見良工心苦夫政必知其難而后可以得其易彼居門下之前者皆易視而失之者也寒局忽就熱地出手撒揮何其快便而不知貽後人以難乃至于此門下超狀塵表經畫精心向初晤已心爲地方得人慶今定力深心一番清挾便已改觀聞之益爲喜躍總之只此

其難其慎着着細入嘉績未有量也借文者作
何完補後借者分何款目可得示其詳否京庫
未完此爲第一義催徵太急則民心難調在酌
其緩急擇多負者而先之永立之下行以風溫
非廢緩之謂也

二

承示四議釐弊衛國地方實嘉賴之夫百姓之
怨不可有也大家衙役之怨又奚恤焉門下勿

復慮怨矣

三

接來教清釐積弊實心實政此從來長吏所沉
頓於吏書蠹窟中巧蒙上官者也門下乃精核
剔發如此反覆諸牘心意俱暢門下堅持此意
豈特冠冕匡南蕞爾郡哉倉谷化爲烏有查盤
半屬虛文今不佞奉檄清查正期破查盤之套
耳虛文空數絲粒不可大率以查盤所開爲正

數以盤驗所少爲侵欺官在則責之官官去則責之吏民買則責民吏折則責吏此縣倉及扣存社倉之穀斷斷不可少虛其還府之穀則有本府查催不在今冊之內然府倉出入亦須查入府冊總在門下作速嚴催趨此谷價方賤之日易於完報門下但嚴諭諸役早完免罪不佞清理具擬尚可十日若出限不完不能爲之寬解也見在之銀解貯府庫至助餉尚在上臺對酌未至遽空縣儲以入邊門下爲地方永計敢不相體乎

四

考事代送亦無不可至于借貸富戶雖見門下留意漕事狀名豈可聞于上也使有口者謂借貸之例自門下開之自不佞代庖使屬縣開之不佞亦何以對士民乎漕糧自有正銀即不得已庫貯別項或可暫那柰何以急公之誼昌不

躉之名也速速已之別諭訟者在奸民容有刁
詞若謂乘流言訐告則舒廣文並無一字相及
不佞豈瞞昧相欺者乎縣負不直遂至於府不
佞自有三尺在門下何慮之深也三縣訟者紛
紛安義特四五紙耳府非虛設門下毋容執此
成心爲矣

理署書牘

下

與丘毛伯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邈不可即客歲
一刺晉謁不意遂邀道義之知收之藥籠撫心
自問豈亦寒氷之骨微有遠于塵垢足當拂拭
者乎嗣是束首簿書肺腸都俗旣迥隔玉壺之
清而外吏分卑又不敢仰接霜斧以雕刻其朽
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居夢想飛越時從敝

門人丁生傳詢新禧亦復對五老峯歌兼葭白露之章耳薄采匡雲敬申積悃伏惟台鑒別懇另楮

又

某再啓先祖母幽沉地下三十年矣辛勤百折食貧之嘗豈敢僭辱彤管而當年苦心淑行可誦可泣子若孫旦暮詎忍忘之家大人孺暮至性歷久彌篤家庭告語淚數行下蓋向者思亭

之祀辱賜名篇淋漓悲痛則知家大人之哀思而憐之者莫台臺若也台臺手持袞鉞微顯闡幽即行無他奇或爲取節而家大人屢有嚴命謂小子不得丘先生一言以光若祖母三十年久沈之懿行雖倖邀綸封吾弗若子某思維家大人之意祈千秋不朽之筆台臺憐憫斯心親賜片言則子孫世世戴之而非愚父子結艸之報已也一官匏繫越疆未能謹以狀稿附修薄

落筆成集卷八
三
贊屬敞門人丁生朝棟代叩階下

答鄒泗山

台臺清時威鳳宇內人龍文章氣節直逼大蘇
而過之石畫丹心可謂宣公再見矣東山久臥
月旦名高某江干末學自誦讀制義之年以至
服官仙里之日瞻雲依斗夢寐神馳願雖未展
於識韓意則已殷於立雪何期明公俯垂清翰
更辱賢孫問道於盲夫家學淵源令德啓後脫

貴介之習而勤學問之途斯固已超凡迥而步
天衢矣他山之石又安所自效哉簿書碌碌心
眼俱塵敬以台意作迷關一捧北面之懷庶於
焉慰乎

與舒碣石

淵絕教言忽易春秋矣每瞻鹿洞之寂寥嘆白
駒之已遠人文荒落吏積鹿容先生道化無方
獨棄置斯土不繇人不歌渺渺兮予懷耳茲者

落落齋遺集卷八
言
敝堂翁袁公攷績小子飽德受知私懷耿耿業
從二三僚佐共獻一觴公而弗私正謀別展而
敝同年張忝生以中州遺蔭并同事新歡迫欲
共申此意計不得名公鴻鉅之筆無以表揚嘉
績當今其孰逾先生者乎矧敝堂翁又先生門
下士兼以主盟斯地飫聞政品夫道合則言之
也親交邇則語之也備不佞與敝同年均辱高
賢之好則代其心口而抒之也真故此舉無以
徵至言也懸切懸切

又

某夙抱迂疎之性雖不能領山水文章之妙而
寒光苦味差爾相宜至遇先達率多落落獨先
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度以少湔
其腸胃剝落其瑕疵三年之淹實惟明賜方書
下下考以待幽黜忽辱獎借過情而被十重甲

矣矣不敢拜一綺言竟弗敢却大雅之章者弗
敢以世格答先生也咏佩不忘與匡雲同供心
肺間非言可謝

答徐明衡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狐鼠破穴魑魅
呈影所關匪細昔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
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弟于年臺亦云直聲方振
銓席屈指以需矣邇聞錦旋又私羨萊彩之舞
如弟匏繫寒衙二親千里白雲帳望定省何時
白鹿成羣少生俗吏之色肺腸冰斷山水差爾
相宜狀高談制舉愧非其任年臺暇時顧我尚
須分惠丹方庶幾盡度雞犬耳一笑

答黃陽平

山城餘暑夢想層冰忽奉芳題恍如明霞湛露
光炤秋齋也西山朝爽信足快人香爐峰下飛
泉翠壁紛墮盤几差可慰吏隱之况恨少滕王

一敘耳

與魏廓園

年臺孤標絕俗勁骨凌霄俯視餘子碌碌不啻
元龍百尺也丹心鐵筆獨駁游移兩可之詞以
明春秋斧鉞之義某雖伏在下僚弗曉世務竊
欽止正論以爲非年臺之孤峻他人決不能言
天下事是非二者而已豈有亦是亦非一事而
中持之者哉某疎心懶骨落落自憎向沐年臺

收之臭味之末四年以來毘勉一官冰面未改
而迂拙叢愆幽黜在後年臺亦肯惠顧前好俯
垂青盼乎

與同年某

恭諭榮晉瑣垣音矢鳳梧下吏式歌且舞雖自
年臺分內事而當此蜩蟬沸鳴犬羊不靖之日
急則首鼠緩則市爵非吾年臺揚眉掀髯一宣
人心之鬱豈復有日月清朗之象哉伏讀大疏

至六家先保頭顱之語幾欲痛哭在中朝機事
惟幄良籌下吏固爾夢夢而目覩閭里蕭條皇
皇憂亂訛言四起水旱相仍蓋亦有厝火積薪
之勢矣誰爲念及安人心選道府者哉不從恩
怨起念不以條議塞責不以筆尖摧敗人才不
以私交紛爭國是所謂真諫官真議論舍年臺
其誰下吏喜忤之極輒肆妄言聞之他人將不
覺一筆勾矣大計在邇罪狀千條恐終難逃此
一筆故人天上其憐而覆露之乎

與方仁植

都中分袂倏忽三秋每念年丈披衷見愫朗月
入懷弟之疎狂特辱契誼未嘗不寤寐神依也
峩眉雪嶺想見清韻孤標卓立天際而平反之
牘摧強鋒伸士憤壁立千仞鏡炤覆盃使君法
力如此弟身爲刑官碌碌無所短長見此那得
不心折耶立不朽之案遂脫狀去之移福曜于

閩南知年丈置此于度外又高人一等矣駕行
不獲作中道主適老年伯舟經敝治得侍丰儀
幸以子弟之誼沐訓誨之勤直提之覺岸非特
祛鄙吝而已荒城苦澁即寶眷舟次不薦一芹
見長君玉樹倚風自是王謝家範薄物幾種聊
將區區寒暑之况得毋爲長君所笑乎敝房刻
一冊附正大方

答張茶生

邊疆如沸兵戲如兒騷動天下者今且及我江
干矣吳兒脆骨江陰豈有兵乎切切爲故鄉父
老子弟憂轉自笑其兒女氣也年兄慷慨請纓
激勸此方忠義心甚壯之日僕僕江岸見中流
擊楫斯則懷年兄時矣去年今日年兄醉我以
鹿鳴今日乃附賤名于錦標引鄒生以入座此
官之不落寞者則皆年兄之賜也袁太翁賀文
纔了公事正在索稿按臺新命似落遲局孤城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寒察稍可噓植者一言九鼎有望回天

答魏仲雪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手書至
矣絳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傲折腰之吏濃飛門
士之杯二樂三樂旣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堂
綰墨綬南面而土文人合吏事嗜雪公生韻在
我尺幅中矣若夫春秋之筆進退十互闡孝廉
人視爲高下之等新詩如彈丸脫手骨韻僉高

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只
愧我吏局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興一掃醉
鄉久別碌碌之狀輒令五老笑人耳尋嘗理幾
疑獄破幾冤招直等之家嘗茶飯最苦者官評
一事竭畫工之力粧嫫毋爲西施或猶不免毛
延壽之疑兄謂此官可爲乎不可爲乎差可解
懷者所相與之人稍稍相信家慈在官舍一兒
子嬉嚙於旁近復構一小閣可以望匡山曉暮

風雲之變公事多暇放脚長眠郡雖人士鄙僿
聊可恣吾塗抹前者署郡半年與凡平日四方
交問從未污我兩手以此不負知已也得失冷
熱直以命付之後事茫茫卸擔無日安能如兄
旦暮作國子先生哉邊報孔亟吾君吾相急而
緩圖之匡山之足恐未能穩臥柰何柰何房稿
一冊聊復爾爾不足誇傳也

又

家嚴來得手札讀之恍然如面時悠悠在我心
眼間也銓務久閣遲兄三月國子先生爾時儼
作京貴片羶甚熱不似李生寂守山城逢人低
頭操筆舌以短長我者紛紛譬如一塊土十數
人攫而稱之豈得銖兩不移且有委棄破碎之
懼矣今三年報滿擬邀一綸爲兩親榮而長安
書問例須襯金官中如水年年航米來食家嚴
又許賣田以供費使鄉里小兒聞之直掩口大

噓耳聞兄署篆時清愛盈頌譬如如來雖饑見
肉不食應知一片雪心入火不消吾輩本等素
骨不足驕語又如貧家子相對刺刺不休不可
入富家翁之耳兄覽此定發一笑也 先帝升
遐 聖明新政令人悲喜交集兄此行日日見
好光景要且理會經世之務淵然其思穆乎其
容朗然其識一轉而部再轉而銓

真吾仲雪得
意行道時矣

又

秋初奴還曾寄一函不審入宅報中否千里之
外尺幅不傳則真如隔世人矣魚雁有緣不可
錯過今者纔夢兄爲一上官所答相對懊恨吾
慰勉送兄官衙劇談而散覺來撫枕大笑俗占
以打爲祥當無狀乎兄固才高未令世人欲殺
何勞區區作此夢乎又可一笑也正屬思焦有
嘉民間津者乃以迎新司理來遂付一緘倉卒
不能整理思緒但寫一夢而已詎知此書之非

夢乎弟近與商人作緣蓋湖口之關怨聲如沸
近更始于星渚立法之初爲兩臺所迫勉任兩
月批單放舟絕不見阿堵之面以納銀悉屬府
公收驗也弟以此雖勞而甚淨亦旦暮脫肩恐
兄聞之謂居穢地則弟愧死無以見兄矣近頗
窮山中之遊稍稍理詩腸衙中有白酒紫蟹家
君行迎至矣仲雪謂此三事豈不旣適乎東事
孔棘吾輩捐俸小耳杞人之憂未久

覽觀楊李之局敗乃公事執筆浩嘆而已

與蕭伯玉

五年積想一日深談爾時不啻棗甜到今則橄
欖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
緣暫理幽事弟何宿因獲至於此每憶園林蕭
靜荷竹芬芳兩人徙倚溪邊白鱗驚跳伸喉剖
膈口到意生太白云幽賞未已高談轉清真可
不愧斯語兩日讀鍾詩意言都斷尋味風雅吐

茹喉間竟不能着一字乃知前刻孟浪應付祖
龍狀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辭導之
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略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
者正不在區區哦咏倘世法爲縛飾譽相蒙絕
非弟之所望於年兄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脫
稿後乞留附龔年兄爲懇烹鮮治脯大費庖人
坐有子繇茂先見所未見皆非楮墨所能展陳
子奇文弟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狀乎并及

與黃贊伯

惘惘可憐有離別色昔人以爲兒女態向者別
吾贊伯時兩眼與行舟相牽毫無丈夫氣也別
後兄鼻息夢想舉體聖賢而弟一行作吏發想
便入姦民猾胥之腹矣驕語廬山尚未識面妄
欲握管拔人士之秀而進士寥寥荒草蔓塞向
使入其隊中不愧作夜郎王也呵呵名篇幾許
下帷何方郎君度安好蕭然冰署聊有白雲不

堪持贈也願吾贊伯落筆時骨肉相傳機韻兼
行方圓無跡秋風得意揚帆而顧我於匡山之
足以爲快耳

與何季穆

別兄三年不寄一紙弟之嬾慢兄久知之人生
聚散澹若飄雲知己心期皎如白石卽鬼女子
寒暄十年不道亦何足訝也吳山江畔行跡如
絲新朋若若舊友悠悠想見邇來意色名亦不

可以多取物亦不可以多羣息影銷聲時至事
起弟非聞道者而知已之前離索之久聊以狂
言供一唾耳匡城山水人所豔稱俗吏以簿書
車馬混之勉強學詩說文洗滌不盡偶錄一二
兼所鐫帙見弟官况如此涉世實難孤懷寂寂
兄必有以教我社中諸兄弟閑坐時略一道李
生寤想之私

與繆西谿姑丈

東事孔棘每接一報心膽俱墮以講時局心腸
作兵家酬應搜括已盡敗書相踵姑丈居山憂
國當聞雞而起矣一丘一壑云乎相局已開不
知於時局云何夢夢中尚希詳示但以野人之
議方今伸脣吐舌卽羣而麾之頃有從都中還
者聞主眷故相并器少宗伯雖傳疑也台意謂
然否熊壇石曾一相晤今已赴新任用世之才
意色殊不寂寂渠謂翰林家食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直須一夢以俟天曉耳良亦快論也

又

向聞台旌北指計爾時已視草北門陳謨講帷
荒城賤吏仰望仙班不知何年得侍色笑也時
事休明公議交鬯見此殊有生色姑丈二十年
來用世苦心到此須一展布然激則爲玄黃之
爭平則爲調停之套毋傷已甚前事可師更願
姑丈淡然若在局外者而尋常酬對和光同塵

蓋清靜閉門自是貴衙門捷取譽望之法昔人
規蘇長公官非御史好譏人過似可味也愚聞
無知輒恃骨肉之愛狂言至此亦以姑丈虛懷
好善不復敢有隱匿耳某之劣狀具在都下口
碑尚乞一言掩覆使知居官之酌水自矢俸免
他罪則過了今年大計已辦得一副南刑部冰
冷心腸不敢有妄想也

與貢二山

江浙各天不審風景何似兩浙多口之地貴治
更有伺隙之人惟清慎爲吾輩第一妙法爲民
父母朝施暮暨不似李官不上不下倚辦他人
也老叔仁心爲質福澤無量本以惻怛無所不
宜只在嚴整衙役每見吾鄉有催糧押單之差
及汎地巡捕快手無絲毫之益而有百千之害
最宜革絕大約治邑之難難於錢糧清楚事上
之法先須勤銷未完一二愚見所及附備芻蕘

之采諛詞套語度非高明所取故不贅陳賢嗣
定已行文願觀新穎姪三年官况正如水底寒
魚都未藏得半兩黃金爲他年遣嫁之具應不
免如吳隱之使婢牽犬賣矣可發一笑冬初
觀行過里則姪亦將借較事以還暫偷數日閒
傾倒胸臆未知爾時又作何光景西江出門波
浪接天區區李局亦似渡至中流安能徼風伯
之靈便得到岸乎幸有以教之

答張誰譽

行爲遠別不得作十日飲傾倒積懷正緣日在
忙冗中佐吏行徑甚自笑也承老年伯賜之佳
韻而年丈更惠妙句以榮其行時一展誦文心
山色在我襟寸間矣彼中山水之勝雖足助發
文章此自名人慧緣所合弟之鄙質簿書之不
能了何以副年丈至意哉若得好完此局五年
後晤年丈於玉堂金馬之門爾時從容領會定

得進我數子耳

與吳巒穉業師

纔離絳帳輒事刑家書生矣以意行不免爲老
吏所笑朕奉教有日守此素心即弱骨疎手未
能孤立竒標而屈三尺以媚人將清議繩其後
也今受事伊始強半高臥所煩慮者吏籍高下
叢責府疑則學力不堅深用惴惴老師何以發
其蒙而通其識乎茫茫度日古人杏狀晤對匡

山尚屬夢遊誤入吏局正恐侵尋俗我心肺如
何如何遙想玄解日開宗風益暢文韻與惠泉
爭芳也何患寶氣之不騰哉適具敘稿爲何老
師賀而拙於摹古猶朕帖括蹊徑耳幸老師引
繩而削之

又

不通問左右者又不知幾月日矣俗吏眉眼都
穢神骨欲頽每清夜思之無以對有道其懼甚

懼只有心肺如水故業在口毫無益於此方人
士近又增一種淒涼度日光景身心了無安着
處夫熱則逢世靜則善身今兩無所取恐不材
之木匠石棄之欲再望喝棒之教難矣哉老師
邇來動定家兄時寫述甚詳故曠隔雖久如立
絳帳之前今秋風在眼真老師剖璞時矣此道
即暫有通塞至理窮數極神光定爲透映碧眼
胡人知己持價以待笑所復憂新刻陸離切與
賜觀凡有塵尾之餘尤希錄示將以俚語災木
求一言之重而稿錄未竟敬先以爲請二先生
久弗布候併致耿耿

與憨山釋

弗叩玄關者更寒暑矣相去咫尺地可望而不
可即信塵劫中法緣自有限耶講堂旣闢佛子
來歸具論宗風旁邕法體康和而星渚無量衆
生咸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僕之受福亦復不

可思議也歲行盡矣寒衙風色蕭蕭舉體霜氣
知山中冷寂亦復爾爾聊采溪毛不足供鉢盂
一粒也幸勿以盜泉吐之

又

寒鐘冷衲雪掩山門遙想禪關如在雲際郡衙
水氣漏雪滿床亦復有蕭然之致再來上乘諸
品挑燈夜誦冷入心脾東遊集向未拜賜便欲
竊爲私寶盜機偶發大師何以降伏之餘即轉
呈兵使者別諭星令業已讚嘆皈依譬如洪鐘
之鳴聾亦須覺况聞根未斷者乎

答門人傅惕菴

荒谷寒松僅堪措大一席而兄以青霄之翮息
影於中夜燈哦哦蕭靜沉摯不佞心實嘉嘆以
此篤信淡緣不敢塵覆兄真吾師乎吾何所足
師哉別來鹿羣如故趣味猶新寤想大雅不能
已於懷忽接手訊兼得佳句紛披鏗狀金石春

色滿函狀獎溢其實毋乃非道義之雅文茸附
往二帙併書拙句扇頭以供噴飯令弟英姿定
有奇進張太翁一函命使者轉達可也

答門人張憲卿

披覽日記淵乎有道之言使僕受益不少意將
刪擇精微商略一二爲簿書所奪尚有俟也近
義正投渴懷徐當補入文茸今集已就先以呈
覽摘長餘瑕微有苦心未審有當高明之見否
爲攻玉之助亦大雅之所不廢也

答門人畢叔美

山中彥會耿耿不怠努力前修毋畫故步讀近
義雲行水飛狀須傑采高言使觀者神動大要
在前半剪挿得力不輕落墨耳

答門人饒得渭

區區眼想不擬兄以第二人今荆山未剖連城

之價故在也磨厲以須轉眼即是詎足介介乎
侍絲官下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奇兵刑之
大持世蒞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
塵務聲色諸緣一切掃斷文心學力知數月所
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局守山城碌碌如故近
以刑書之暇僭主白鹿之盟時入空山語文造
士結習所觸亦復有喜惜不得韻士如吾得渭
者以領林壑之秀而發高山之音耳

與門人但夢倩

終南藏隱乃爲仕宦之捷徑心有喧寂境無彼
此獨至送迎酬答洵如兄言若較閱輪任即遂
曠懷幽居毋容避也穆生設醴姑爲兄別懸一
榻其猛思進修以副所期

答門人廉敬侯

遠道歸心乃爲不佞停帆論故意何殷也蠡水
未烹別緒空繞忽又辱翰貺之臨矣此道儘有

耿耿正須尊酒細論總不出清心實力以窮其
奧近義標令讀之意開塵事相煎無暇尋味俟
他日歸記室耳

又

濶想芳踪雲樹渺隔鹿羣呼應念我同心此道
中雖復津津不得慧業文人終成浪語耳有約
來此是所欣望名篇種種讀之神骨俱清也

答門人丁潤生

小築傍石焚香棲靜想見風味異人僕於斯興
復不淺而市塵撲面吏局驚心息黥補劓便思
掛冠正未料世緣何若耳邇於秀才寸管相親
丹鉛不斷白鹿有茸行以飽四方之目恨佳文
無幾矻矻窮搜擬走疏募名文而芳訊遠臨新
語見惠聞政自道諸篇空靈絕世雖讚譏不少
留以登梨不得歸記室也黃生是雋才撮其佳
者併鐫若老其骨力未可量也兄文如列子御

風而題順取逆題平取徑題柔取剛倘亦一說
乎察之以報

與蔡季來母舅

吏局塵劫貧勞相煎大士慈憫乃現宰官身而
爲設法倘亦宿有淨因乎朕非母舅布施功德
則大士安肯舍旃檀佛國而入冰雪鼠虱之地
耶秋初以關政更始清釐蠹穢爲兩臺強任兩
月規制一定即已謝却矣慈航稍濟淨瓶中初

無一物不知者以爲吏藪未易說此清風話也

與繆采星

別且百日矣悠悠懷思正不作等嘗離別之感
念投足世途口波影焰欲如往日吾兩人指心
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
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颺飛志士騁足之日采星
沉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爲必得之計而茫茫擾
擾忽作忽輟者非計也朕慧心妙手得此無難

落落齋遺集卷八
而兄亦曾爲弟憂乎弟受事兩月亦稍試之矣
情僞有口可稽刑名有律可案關防有手可操
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怨之叢費手煩心耳夫
事所兩難者何地不有相安於和平則善矣客
氣私情交牽互激徒滋議口弟每以此苦涉世
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
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寒
溫刺刺至於此中蕭狀之况竊有素心不足道

批

二

采星儼狀廩生矣向來吾輩輕薄專賤廩生謂
必得一段米氣在文字中今才雋少年往往得
之乃知文字能如新苗吐秀便是絕等秀實可
以濟飢米氣即貴價也但勿使入太倉中陳陳
相因耳采星之文不患其陳而求其實如治苗
者在去草毋以塵趣入心蓋米麥蘇荳畢竟爲

文之賊也反覆及之以發一笑此番來教真切
具見愛我山足小吏未夢見世局在心之冷熱
隨緣度日所謂水到渠成若先預先打點某徑
可走某技可依生平愚拙不能遠慮做官之依
傍猶做秀才之鑽刺聞之亦覺可喜着手正自
不會亦付之命而已所見局中倏熱倏冷者豈
非費盡心機竟爾同中忽異吾意中真將局字
付之行雲流水之間矣如今但日勾某詞訟日

平某疑獄奔走迎謁以爲功課卽文章詩句一
筆久荒平生真俗吏而今反似忽忽成一真俗
吏又可發兄一笑也教我省刑第之刑正太省
耳所不可省者衙役及屬縣之衙役此外鄉間
呆漢實未輕落一板只無聰察妙法采星何以
教之

三

采星邇無書見寄狀知近狀甚悉大約秀才吃

米必富出門靜學則文必奇超脫于爭利之場
則行必粹而得于親和于兄弟慎于納交則吾
輩第一流事盡此矣采星一一得之故人千里
甚慰甚慰雖狀有言采星入詩社屢以罰金代
文者毋乃以塵務奪其文心歟有言采星見怒
于兩兄者毋乃舌爲祟而氣未柔歟吾與采星
友則吾弟規吾采星而未暇問曲直之所在也
采星其有以復我其以近義示我雖狀文屢索
而不應必謂吾朋友寫書問起居稱尊作之套
也而弟之意切欲觀兄近詣之所至非進賢冠
人論文之習氣也

與貢悅茲

得文采芹之報不覺躍狀起舞逸才超韻青紫
袖中區區發軔之初即不足爲丈賀狀旣已發
軔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峰造極殆無半途駐
足處故弟嘗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

便手捫星辰若一退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
雖非止境而不先此一級終無上進之階丈之
所挾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
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息雞飼豚其多才有力者
高揖丞尉之衙雄踞刀筆之位夫明哲保身君
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鍵戶研思絕足
匪類出則鮮譽奕奕人以隻眼待之外患內訌
自朕消泯若夫太剛則折即仕途且朕安見區
區青衿可以傲鄉里而抗長吏乎修名立德文
於是乎始故效忠告之義幸毋罪狂直

二

手教諄懇如晤芝宇來歲下帷何方執師執友
亦有如弟之狂瞽藥石相規者否承教佳篇妄
爲評擬大率才逸須範之以矩氣爽須出之以
沉語清須和之以采若眼前理眼前景眼前語
偶一點綴固自可人如此到底亦復無味非弟

托在骨肉之愛不妄陳此言也弟邇主鹿洞八
股相親時于此中得少佳趣偶拈南人題以供
噴飯

落落齋



